

板本學

古籍原刻與翻刻原因初探

--兼對臺北國圖藏《漢魏六朝百家三家集》版本釐訂

郭明芳*

古籍原刊後，有續刷印，亦有翻刻。在此所稱翻刻，蓋指後人另行刊梓，其版接近原刻的影刻。若僅純粹文字重刊，版式行款異於原刻，則非本文之翻刻義。古籍之所以翻刻，其原因有二，一是使原刻續再流傳，二則翻刻以牟利。前者多針對私人刻書而言，後者則是指書坊。

古書在流傳過程中，只有越見稀少，物以稀為貴。後人得某書，或見版刻精美，或見原書校勘精善無錯訛而進行翻刻，例如說嘉靖時東吳徐氏翻宋刊三《禮》，即是看中其校勘精善與字體華美。又如同時期蘇州徐燦家刊《唐文粹》亦是一例，《新校正唐文粹》汪偉〈序〉言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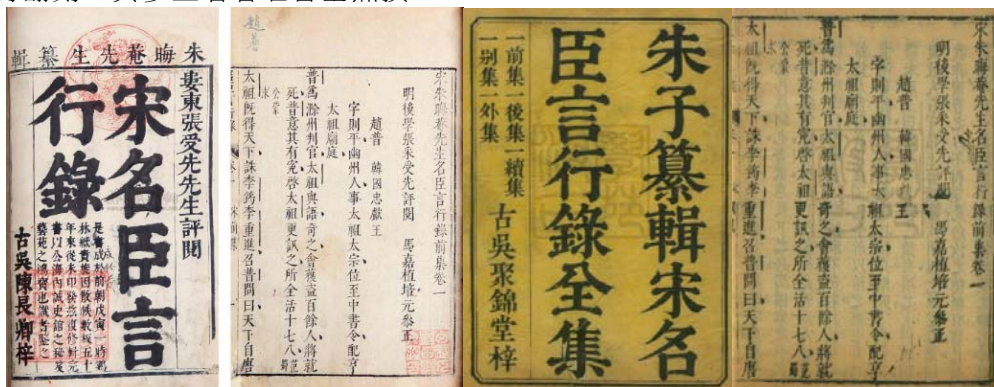
舊時刻本流傳漸少，其存者亦多訛誤，讀者病之。予得清谿倪公家藏本，公記云：「脫落者四之一，篁墩程編修為予補之。」蓋書於成化癸巳歲，予復手自校讎，差完善可讀，每自珍惜。甲申仲冬，以吏部侍郎致政歸，過姑蘇，太守胡侯世甫出示新本，寫繕鏤精，予驚喜得奇觀焉，回視所藏燕石耳。侯曰：「此太學生徐燦家刻也。先生賜之一言引諸端，茲集為重」。徐生亦來謁且堅請。予樂茲集之成也，諾之。徐生識古博藏，其刻是集躬自監視，一字一畫弗稱，必更之，同時又有刻《文選》者，皆甫畢工。

又如清道光元(1821)年洪瑩得元刊《名臣言行錄》。翻刻行世，其序言：「是書傳刊舊多譌舛，近得宋槧，完善可觀。…乃知呂祖謙之初見草創，本非完善，趙希弁之所藏，差誤必屬另本。觀茲全璧，爰付重雕，冀廣流傳，共資探討，至於錯簡更釐，譌文糾正，則元和顧君千里之功多焉。…」又過廿二年，包良訓重刻之，序言：「包良訓〈序〉：「世傳久無善本，洪君鈐庵曾得宋本重刊行世，又得顧君千里為之覆校訛誤。誠盛舉已。鈐庵既返道山，**其版零落星散，余乃用其原書補綴收拾，頓復舊觀**，是區區之抱殘守缺，亦猶鈐庵之志也。」

至於後者，筆者見有明末張采刊《宋名臣言行錄》。此書為明末刊本，大多視為張采崇禎刊本。事實上，張采崇禎刊本與書坊刊本實有不同。書坊刻本則見有同邑陳長卿德聚堂與聚錦堂兩家刊本。兩本版式行款同，惟在卷端作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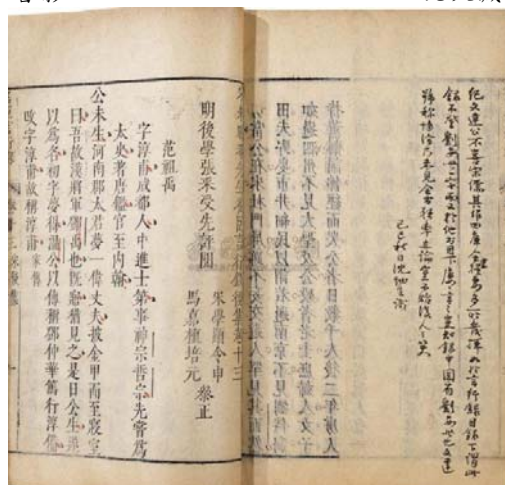
* 東吳大學中文博士

「參正」署名處二翻刻本少「宋學顯令申」一人。然多數館藏或誤為同版本，上世紀中國大陸所編的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亦同。而真正張采刊本見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。¹《天祿琳琅後編》所收之張采崇禎刊本，流傳至域外，日韓皆有翻刻，其參正者署名皆全無損。



德聚堂翻刻本書影²

北大藏聚錦堂本書影



張采刊本書影³

除此之外，筆者亦發現明末與張采齊名之同邑張溥著作亦有書坊翻刻，後人誤為同版情形。張溥曾繼張燮後，採集唐前文獻，編有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百十八卷。此書臺北國圖藏三部，以下大略說明如次：

一、書號 13924

¹ 引見劉薈著《天祿琳琅知見書錄》(北京市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7年4月)，頁453-455。

² 引見北京印千山拍賣公司2012年春拍第0117號。

³ 引見上海朵雲軒拍賣公司2007年十五週年慶典拍賣會第1176號。

著錄「明崇禎間太倉張氏原刊本」，五十六冊。

版框高 20.1x14.1 公分，左右雙欄。每半葉九行、十八字，注文小字雙行同。版心白口，記各集集名，如首部記「賈長沙集」，單白魚尾，魚尾下記卷次、篇名與葉次。

卷端題：「賈長沙集卷全。漢 雒陽賈 誼著。明 太倉張 溥閱」。

書前有婁東張溥題漢魏六朝百名家集敘。內文朱、藍筆圈點。曾經嘉業堂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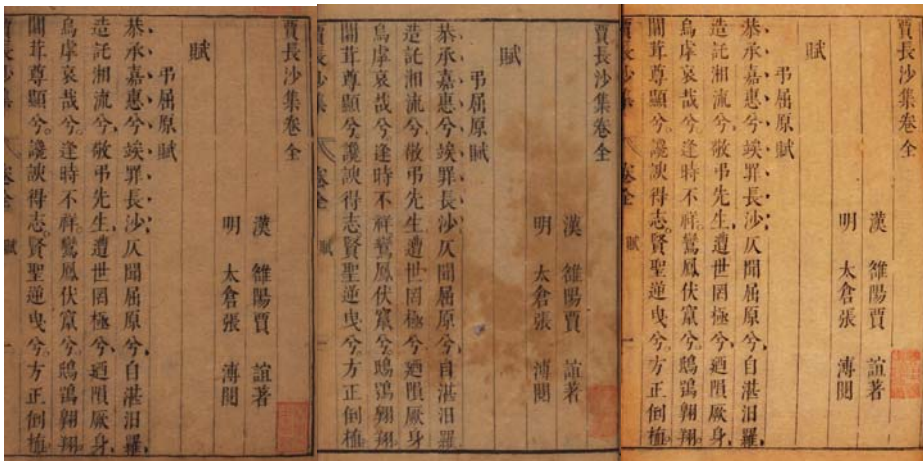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書號 13925

著錄與版式行款同上，冊數為六十四冊，莫棠舊藏。

三、書號 13926

著錄與版式行款同上，冊數為八十冊，黃山胡餘祿舊藏。

以上三部著錄似無問題，但核對書影則問題不小。按，臺北國圖「古籍影像檢索系統」⁴現雖已開放大眾公開瀏覽使用，但若干古籍卷端書影不是取消，就是改放前護葉空白葉，此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僅在第一部列《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》細目書影，則又不便讀者。所幸透過數位典藏網站「典藏臺灣」⁵得以取得是書卷端書影葉。



書號 13924 書影

書號 13925 書影

書號 13926 書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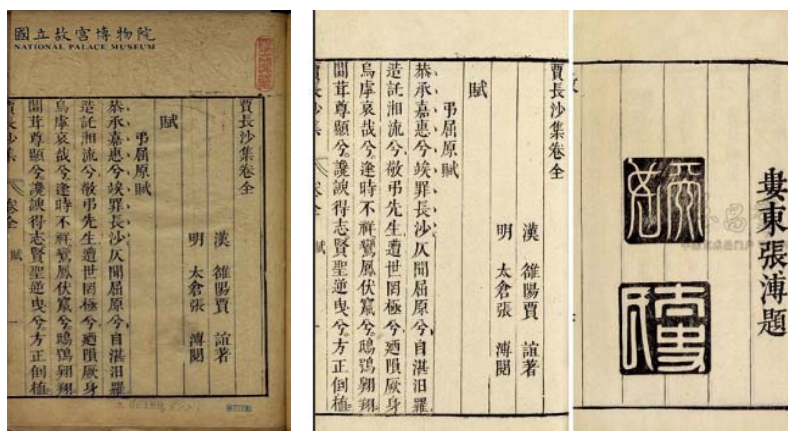
吾人很清楚見到館藏書號 13925 與其他兩種不同，尤其是第八行首字的「烏」字與十七行 18 字「身」字旁頓點，尤為明顯。以下，筆者再擇幾個例字列之，更能說明三本實有兩版：

⁴ 網址：<http://rbook2.ncl.edu.tw/>。

⁵ 網址：<http://digitalarchives.tw/>。

書號	13924	13925	13926
行一字 1	賈	賈	賈
行六字 18	羅	羅	羅
行七字 1	造	造	造
行七字 18	身	身	身
行八字 1	烏	烏	烏

從上表看，很顯然的館藏書號 13925 與另兩種是不同版所印。蓋書號 13924、13926 兩種已見斷版，應是較晚印，但書號 13925 無斷版若較早印，「烏」字又不似晚印。這種未能仔細斟酌造成的錯誤，另見國立故宮博物院館藏。檢故宮館藏書號「贈善 006472-006551」，八十冊，亦著錄「明崇禎間婁東張氏刊本（按，此據該館古籍數據庫資料，多衍氏字）」。此本與國圖藏書號 13925 為同版。



故宮藏本書影

拍賣所見同本書影⁶

吾人透過書影比對，可以得知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至少在崇禎年間有兩

⁶ 引見上海博古齋拍賣公司 2011 年秋拍第 1080 號。

個不同版本。而這兩種版本絕非同是張溥刊本，其中之一乃是翻刻本。何者為翻刻本，過去資料不足無以知之。今日資訊相對公開或可再加以考察。

查日本國立公文書館(前內閣文庫)藏一部，其版與臺北國圖書號 13924 與書號 13926 同。此本前有扉葉，略作「金閩徐參微梓行」，並鈐「嘉顯堂藏版」與「翻刻必究」二印。又張溥〈序〉後又有「八閩徐博繡梓」一行。



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書影

嘉顯堂徐參微另梓行張溥《春秋三書》。再配合此書扉葉「翻刻必究」印，或可以推知嘉顯堂徐參微當是張溥所委託刊行書肆，乃所謂真「張溥原刊本」。而另一種當是翻刻本，刻者應與金閩有地緣關係。按，印刷術發展至明清臻於顛峰，然印刷所需資金龐大，非世家大族不能刊印。縱使佛經刊印，或藉助宗教信仰，或對外募捐。而一般士人如欲刊行自己著作只能與書坊合作。由士人提供書稿，書坊負責刊印、裝訂成冊。事後，士人取若干自藏或贈友朋，書坊亦可刷印販售。兩相皆得利。再說，張溥所在的太倉並未有刻書工人或書肆，往往多委之於鄰近的蘇州，張采如此，張溥亦如是。張溥《敘》稱；「遍求義類，斷自唐前，目成掌錄，編次為集，可得百四、五十種。近見閩刻七十二家，更服其搜揚苦心，有功作者。…余自賈長沙以下，迄隋薛河東，隨手次第，先授剞劂，凡百有三家，卷帙重大，余謀踵行，古人詩文不容加點，隨俗為之，聊便流涉，無當有亡評驚之言，懼累前人，何敢復贅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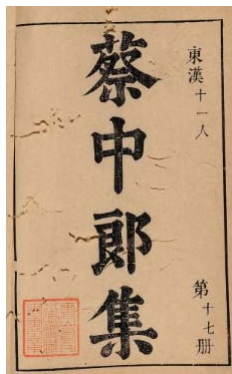
筆者曾見有一種與臺北國圖、故宮藏本相同的翻刻本。此部其中十六種配張溥原刊本，其扉葉作「太倉張溥天如閱 漢魏百三名家 本衙藏版」。按，「本衙」非指官衙，而是指大型出版集團之謂。⁷

⁷ 關於書坊與民人合作刊書以及「本衙」相關問題，可詳筆者撰〈籌海圖編在明末清初流傳研究--兼談版本學上本衙藏版為坊私合作可能性〉，《古文獻整理與研究》(陝

是部內容次序與徐參微嘉顯堂刊本無異。惟各集前另有扉葉，以第一集為例，題：「漢 第一冊 賈長沙集」，原刊本僅作「賈長沙集」，有所不同。此亦判別原刊與翻刻重要根據。



內閣文庫藏張溥刊本書影



翻刻本書影⁸

日本國會圖書館亦藏原刊本一部，但該部序似為人以明萬曆天啟間新安汪士賢《漢魏諸名家集》卷前序稼接。



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書影



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本書影



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其後收入《四庫全書》。清代亦有多種翻刻本。⁹這些翻刻本底本多來自張溥原刊本，然光緒三(1877)年滇南唐友耕壽考堂刊本¹⁰乃是據翻刻本而來。

西省社科院編，北京市：中華書局)第2輯，頁87-118，2017年8月。另筆者博士論文頁95-98亦有再申述。

⁸ 書影取自北京保利拍賣公司2012年秋拍第9482號。

⁹ 以筆者所知有述古莊、光緒三(1877)年滇南唐友耕壽考堂、光緒五(1879)年彭懋謙信述堂、光緒十八(1892)年湖南善化章經濟堂與光緒十八(1892)年南雅書局。

¹⁰ 此本民國七(1918)年四川官印局重印。按，唐友耕次子唐鴻學(1879?-1944，字百川)曾任四川官印局局長，後經營粹英堂於成都，怡蘭堂為其藏書齋名。